

名家讲堂

# 诗歌与我们当下的精神生活



刘波,1978年出生,湖北荆门人。河北大学文学学士、硕士,南开大学文学博士,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,日本名古屋大学访问学者。曾任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院长。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委员,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五届客座研究员,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。长期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新诗研究。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、省教育厅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6项。曾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、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、屈原文艺奖、湖北文艺评论奖、扬子江诗学奖、评论奖等。2020年获得第三届草堂诗歌奖年度诗评家奖,2023年获得“2022中国·星星年度诗评家奖”,2025年获得第七届“诗探索·中国诗歌发现奖”,获得评论奖。现在为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。

□刘波

诗歌与我们当下生活是否绝缘了?也许大家越来越不关心这些宏大而又“无用”的命题,更何况那些被困在数字信息茧房的年轻人了。我们究竟还需不需要诗歌?这在当下好像也成了个伪命题。有需要的人自然会去写和读,而不需要的人,不主动与诗歌发生关联,似乎对他的生活也没什么影响。

当下诗歌的处境,从某种程度上也对应着我们生存的难题。在面对各种智能科技的冲击时,很多人有着深深的无力感,却又束手无策。这不是诗歌的错,问题到底出在哪里?很多写作者既需要释放,又需要流量,自然地就被欲望和名利裹挟着登上了文学这辆战车,快速写作,批量生产……我们读了很多

诗歌,好像再也记不住能够打动我们的某一句了,这到底是写作的问题,还是阅读的问题?一切都可以归咎于时代,当然,这也需要留给时间本身来解决。

即便如此,在焦虑和迷茫中,仍然还有年轻诗人愿意坚守。他们回溯历史源头,转化当下经验,探索未来诗学,试图在算法时代为诗歌找到一条相对清晰的出路。这不仅是如何运用一个词语、怎样写好一个句子的问题,而且是诗歌与我们当下生活的整体关联性问题,对于诗人来说,就是写作的当代性问题。诗人怎样处理语言、节奏、时代与思想,这些悬而未决的命题,也是他们从事写作的内在动力。诗人可能无法在写作中完全解决这些问题,但每一首诗都可能成为这些问题的时代注脚,在通往永恒之美的写作征程中,这些注脚既是丰富的历史,也是生动的现实,更是我们精神生活的镜像和参照。

作品赏析·小小说

## 归宿

□乔宪俊

他走了,没给她留下一句话。烧过一七纸,她果断决定回乡下,也没有留下一句话。天还没亮,空中飘着雪花,她拖着那个破旧的行李箱,最后看了一眼空荡荡的屋子,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个生活了二十多年的“家”。

早晨,君姐接到父亲邻居打来的电话,说有人看到她拖着行李箱走了。君姐早饭没吃,便心急火燎地驱车赶往县城父亲的住处。

“这么多年,你爸可没亏待过她,估计得给她留点儿钱吧?”“你可得看好家,千万别让她把什么东西带走了……”一路上,邻居们的好心提醒,噪音般震荡着她的耳膜,在狭小的车厢里炸响。

君姐是父亲唯一的女儿,父亲该交代的,早已在遗嘱上写得明明白白。近些年父亲略显痴呆,工资卡一直在自己手里,负责父亲看病住院等一切生活开支。那个女人能拿走什么呢?君姐心里明白她不是这样的人。但是心里还是有些不安,一个屋檐下相处这么多年,毕竟有了感情,她怎么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走了呢。

君姐三十二岁那年,父母外出旅游时意外出了车祸,母亲当场殒命,父亲虽经抢救保住性命,但失去半条腿,落下终身残疾。那年父亲刚退休不久,除了行动不便,还患有高血压、心脏病,身边需要有人照顾。君姐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省城,儿子当时刚上小学,她和爱人都有工作离不开。于是,就请了一个住家保姆。

保姆是老乡介绍的,五十岁出头,人很老实,干活也勤快。年轻时就没了丈夫,家里还有一个患尿毒症的儿子,她需要挣钱,给儿子看病。不幸的是,辛苦挣来的钱花光了,还欠下许多外债,前些年,儿子还是离她而去。孤苦无依的她,要生活、还要还债,便留下继续做保姆。

她每天早早起床,准备早餐,收拾家务,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天好时,她用轮椅推着父亲出去遛弯晒太阳、到公园看花草、和老朋友下象棋、聊天,寸步不离。父亲每次住院,都是她跑前跑后,看病、取药、陪床、在家做营养餐,像家人一样侍候,尽心尽力。在君姐眼里,她是一个精干、利索,又善解人意的好女人。

君姐的父亲退休前在县政府任职,养老金不菲。保姆对父亲的照顾无微不至,父亲很是满意,从来没拿她当外人。

对于家里这个女人,君姐一开始是有戒备心的。十多年前父亲曾试探过她,想给保姆一个名分,但她不同意,父亲也就没再坚持,依旧每月保姆费照给。其实,君姐早就看出保姆和父亲的关系,但看到她把父亲照顾得这么好,对自己也很亲,就假装糊涂,自己也落得省心。二十多年过去了,大家相处得像一家人一样。

当君姐赶到父亲住处,打开家门的那一刻,她惊呆了。家门钥匙放在客厅茶几上,屋里打扫得一尘不染,物品摆放得整整齐

齐。君姐赶紧拨打她的电话,却听到:“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!”

看着空荡荡的屋子,君姐心里一阵酸楚。她来到父亲遗像前,泪眼朦胧。父亲面容慈祥,笑脸盈盈,似乎有什么话想对她说。君姐想到从此失去了父爱,这个家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温馨,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下来。

走进父亲卧室,打开保险柜。房产证和几张银行卡都在原位,父亲丧事过后剩余的现金也整齐地摆放在隔层。君姐打开牛皮纸袋,拿出父亲的遗嘱,再次细细品味。遗嘱中,除家中房产和存款全部留给自己外,还有一句父亲始终没有说出口的话,“她现在无依无靠,如果你愿意,可让她在家里暂住……”虽然是商量的口吻,但这明明是父亲的心愿啊。

君姐知道她没地方可去,难道是回老家啦?于是赶紧下楼,驱车赶往乡下。一路上,君姐心里惴惴不安。二十多公里的路程,来到她的家门口。还是那个破旧的小院,冷清得没有一丝生气。君姐推门进屋,见她正在整理行李箱内的衣物。

看到君姐的突然到来,她吃了一惊,显得有些慌乱,连忙小声解释:“我走时只拿了自己的东西,别的什么也没动……”唯唯诺诺的样子,就像二十年前刚进家门时的卑微和拘谨,君姐心里猛地一疼。

在父亲最后卧床不起的日子里,是眼前的这个女人,悉心照料,亲自喂饭、喂药、抓屎擦尿,从无怨言;平常的日子,是眼前的这个女人,每次回家,都为他们准备一桌爱吃的饭菜;父亲的晚年,是眼前这个女人,让父亲活得有尊严、舒心、幸福和快乐……这一刻,君姐才明白,这个女人为了她和父亲的付出,已经远远超出保姆的意义,在父亲眼里,她早已是女主人般存在。

想到这里,君姐早已泪流满面,她赶紧上前按住行李箱,拉起女人的手:“阿姨,跟我回家吧。”“使不得,使不得!我就是个保姆,你们对我够好了,现在你爸走了,我不能再去麻烦你们。”说着,掩面哭泣起来。

女人双肩颤抖着,泪水打湿了衣襟。君姐再也忍不住,抱着她失声痛哭:“阿姨,跟我回家吧,您照顾我爸这么多年,疼爱我这么多年,我舍不得您。我爸留下话了,以后房子您住着,我爸也给我留下钱了,以后我给您养老。”女人拼命摇头,还是不肯答应。“阿姨!让您回去住,是我爸爸的心愿啊,那房子空着,叫我以后回娘家找谁啊……”一席话,女人瞬间泪崩,两个人又哭作一团。

天晴了,正午的阳光照在身上,暖暖的。乡间小路上,一辆小轿车扬尘而去,驶向县城家的方向。

这篇小说情感真挚,叙事沉稳。作品以“继母式保姆”的离开与女儿的寻找为主线,在遗嘱的伏笔中完成情感反转。人物塑造鲜活,细节动人——从空荡的屋子到最后的“跟我回家”,层层递进。作者没有刻意煽情,却在朴实叙述中写出善良与感恩的双向奔赴,温暖而不失深度,是一篇有温度的世情佳作。

(点评 高英英)

作品赏析·散文

## 老家的小院

□高贵英

老家距县城驱车就八分钟,却让我一直疏远了三十多年。

房子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土坯房,老人去世后便无人打理。那些旧式的木格窗子,因窗户纸全被风吹走,于是成了麻雀们遮风避雨的好地方,它们每天钻出来又钻进去,“叽叽喳喳”好一个惬意了得。

因为长久无人居住,院内杂草十分繁茂,反而让我这家主再没有了落脚之地,于是干脆一把大锁木门上一挂,回望老房子满满都是旧时光的味道。

人们总说“落叶归根”,可这杂草丛生的小院,连我都不想再走进去一步,如何才能归根呢?

思来想去下决心要把老院子根治一番,也好让自己退休后能常回家看看,以聊慰积攒多年的乡愁。于是我画了张简图,用除草机将杂草悉数除尽,又买来水泥、地砖照着图纸一摆弄,嗨!一个小菜园子便完美地呈现出来。

春天刚到,我就买来月季花、黄杨苗种在花池中。听见惊蛰的第一道雷声,又将买来的四季小白菜、根达菜、茄子、豆角、西红柿、黄瓜等菜籽,撒在耙好的小畦中。

像是等待出生的孩子,我三天两头跑回去看看。芽苗们仿佛知道我的期待,不到一周时间就一个个硬着头皮拱破土层,羞答答地露出了鲜嫩的芽儿。看到初生的芽苗齐刷刷地横竖成行,我心里那个美真的是无以言表。

一段时间后,小白菜、根达菜、苦菊、咖啡菜、西红柿、茄子、黄瓜,一棵棵在阳光下亭亭玉立,长成了我心中期许的样子,月季花也在温暖的春阳下灿烂地绽放了。于是喜鹊、蝴蝶、蜜蜂成了小院的常客。我每每回去和它们不期而遇时都小心翼翼,生怕惊扰了它们畅玩的兴致。

我给花草蔬菜浇水、除草,干完活就拿一个小凳子坐在小院里,看菜、赏花、逗蝴蝶。翩跹的蝴蝶忽而东忽而西,躲避着我的追逐,蜜蜂则落在花蕊中专注地采着花蜜。这些小生灵默默陪伴着我,看太阳东升又西落,我倏然间心底生出一种悠然和美好,觉得自己终于有了一个安放心灵的地方。

老家的小院成为我更新时光的见证,我和小生灵们在这里呼吸着、开心着,一起数着星星美丽着。

本文语言清新明快,虽然是描写故居老宅,却没有沉闷哀伤之气。作者用他的锄头和妙笔,赋予了老宅鲜活的生命。读者阅读的感觉是轻松愉快的。

(点评 武瑞春)